# 陆地

# 瀑布

## 第二部·黎　明·上

陆　地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朱　丹
封面设计：古　元
插　　图：王惟震

# 瀑　　布

## 第二部·黎明

陆　地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　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*
850×1168　1/32　25印张　5插页　530千字
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　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74,000册　　定价 2.60元（共二册）

# 第二部

# 黎明

雄鸡一声天下白

——李　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# 第五十三章

羊城，热情洋溢的都市。

它是革命怒潮澎湃的海洋，又是革命的国民政府开府的所在。

孙逸仙首创的、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官学校就在这里，“到黄埔去！”这是当时广大革命青年的呼声；彭湃首创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这里，它是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骨干的摇篮，引起千百万人的向往；苏兆征、邓中夏等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的指挥台也在这里，它拥有来自广东、香港十三万工友，声援上海“五卅惨案”的斗争，在全国范围内树起了鲜明的反帝旗帜。

羊城，无疑是当前举世瞩目的地方，是国人的希望，是当代大革命的温床。

韦步平，这位为着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，曾经走过曲曲折折的道路，而遭受历史的时代的种种误会的飘泊者，终于有幸到这里来了。这块革命的策源地，终于印上他的足迹。这里，扑面而来的革命新潮，给予我们的飘泊者多大的鼓舞啊！多年来，他在黑暗和坎坷的道路上摸索，到此，似乎摆脱了长夜的梦魇，发现了曙光；多少年来为着爱国思想的驱使而奔波跋涉，到此，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。

我们记得，自从那天晚上他和凌云青深谈终宵，告别前一段走过的弯路，决心重上征途的情景。第二天黎明之前，他仍然穿

戴瑶人服装，取道钦州，从北部湾渡海奔赴广州。经过三天海船的颠簸，一天早晨，终于在长堤天字码头结束了他的旅程。

这时，正当一九二五年炎夏，六月快过了，七月还未来临。市内一些高大楼房，正在一年一度地照例搭起遮阴的席棚，做为降温的设备，宛如给城市穿上罩衫。但是，它今年给人突出的印象，却不是到处搭起的棚架，而是在火车站、码头和街口树起的那些大幅标语——

打倒帝国主义！

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！

拥护上海工、商、学各界联合会的斗争！

一致要求香港英国当局，给我们工人法律平等、居住自由、劳动保护、减低房租！

和这些标语同样令人触目的还有：从天字码头到双门底，从西濠口拐过太平南路，一直到中华路的末端，以及西关的上下九甫，十三行一带商业繁盛的大街所搭起的、准备七月一日庆祝国民政府成立的牌楼和商店字号，张灯结彩，处处显示着热情洋溢的气氛。

韦步平一来就下榻于不夜的长堤，擎天酒店最高一层楼上，551号房间。

看来，澎湃的革命怒潮，正在期待着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到来。但是一个星期了，韦步平他那博大的抱负和充沛的精力，却无处施展，眼前的人海，对他还是一片汪洋。

这里，不仅革命的声势咄咄逼人，就是市面的繁华和市声的喧嚷，也是他前所未见的。它给初来的客人的感觉是那样新奇又那样陌生；激励人心的革命声威，居然使这位曾经闯荡江湖的人，不由得感到形单影只的哀愁。

既然人海汪洋，无处问津，那就从名胜古迹、历史文物去寻找慰藉和启示吧。在观音山五层楼的文物馆，他景仰着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历史壮举；在大总统府的废墟上，他深恶军阀陈炯明背叛的可耻；在流花桥的三元里，当年广大人民抵抗英兵入侵的英雄遗迹，令他缅怀凭吊；在黄花岗，那辛亥革命的前驱——七十二烈士的陵墓，引起他对爱国先烈们的钦佩和向往。他越看，越发感到自己壮志未酬；越想，越觉得个人的渺小！广州的茶楼是驰名的，多少人在那里消磨着可贵的时光，多少人在那里排遣着心胸的郁闷。但是，休说广东音乐多么动听，女伶的歌声怎样婉转悦耳，遗憾的是，这形形色色，没有一样能使我们的飘泊者分心！

他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。一个星期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。

显然，他有着迫切的追求和难以言说的渴望。但是，他的生活起居又那样令人不可理解：既不见出门拜客，又不见来电话、发信函，当然，来访者也都没见登门。整天只见他独来独往，每次出街回来不是抱着一包新书，就是一捆报纸和杂志。

有时，他叫茶房来询问市内交通，调查各个名胜古迹的去处，顺便打听军政机关头面人物的姓氏。茶房不免生疑，支支吾吾，叫他不得要领。

“投考黄埔军校去吗？”他自己跟自己嘀咕过，“再去接受立正、稍息的制式教练，再去背诵步兵操典，再去坐冷板凳吗？不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我缺的并不是这一行的学问。进‘农讲所’吧，那是新的门道，顾名思义，是干农民革命的，在那里也许能找到没有弄通的道理和办法。不过，入学条件规定必须由各地方的法团保送，不凭个人自由报考录取。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人事呢？”

自己跟自己一问一答，想过来想过去，都得不到答案。夏日虽长，总是一天一天过去了。前两天，他想写封信去省政府查交原先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林秘书长，后来一打听，说人已去了苏联，信也就没有写；接着，又想打听原广西马省长的消息，也许能指望这位学者给他伸出援手。不料，就在前天香港的《探海灯》小报上，在“名人行踪”专栏里披露马氏一则逸闻：

> 自从挂冠沪上，悄然匿迹，无心仕途。对其死于乱兵中的姬人，旧情难遣，赋诗吊亡。诗云：‘人去影留忍烛泪，万事无如死别哀；海不能填惟有恨，人难再得始为佳。’大有不尽缠绵悲恻之慨，亦谓书生本色也。近闻，极力筹建‘中国公学’以培育英才之议，果如是，则学术教育界之得人也哉……

既然这头又落空了，但是前途并未失望。章斌——川军中的故人——忽然唤起他的记忆。他记起在成都分手时，章斌讲过可能到广州方面来的话。于是，他拟了一则《寻人启事》连同他近日吟成的一首七律——《登五层楼》，一起送给《大华日报》，企望有个回音。

今天茶房送来报纸，打开一看，报屁股上倒是见到这样一方加了花边的豆腐块：

极目河山风满楼，
旌旗北向指中州。
“三策”高潮人归附①，
万腔敌忾我同仇。

---

① “三策”，指当时孙中山的国民党的三大政策，即：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。

报国有心劳日夜，
清缨无路费绸缪。
一粒委尘何足道，
喜看苗秀被高丘。

《登五层楼》登出来了，《寻人启事》却未见在广告栏露面。

这就使他又焦急又纳闷，弄得茶饭无心，书报也看不下。

傍晚，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他又一个人上街去了。也没有一定的目的要到哪里去，只是随意散步，踯躅街头。从太平南路往西关方面走，过了长寿路又转个弯，到了十三行。这一片都是原先的旧城，市民保持古老的地方风俗要比别处浓厚。今天是旧历七月初七，小巷里家家户户都烧着香火，有的门前摆下茶几或独头凳，供着时鲜果品和糕饼，说这是过的“七巧”，供奉牛郎织女的。

韦步平这边走走，那边瞧瞧，不觉走到泮溪口来了。前面就是有名的夏日消暑的荔枝湾。那里，有条蜿蜒的小河流过，两岸种着荔枝树和各种花木。游人到这里租用花艇，在灯光、月色、树阴和花影掩映下的河面来去游荡。城市的溽暑在这里被荡涤了，心胸的郁闷暂时得到舒展。你要不喜欢划船，附近还有个游泳场，无数的游泳爱好者在那里找到乐园。

“先生，叫艇吗？”一位年轻的艇妹伫立河堤，用乞求的目光，向着路过的行人招揽生意。

韦步平踌躇不前，瞥视这少女一眼，不料和她那双眼睛碰上，她嫣然一笑，紧接着说：

“叫个艇玩一下啦！今晚是‘七巧’，好难得的啵，一年只有一回。”

韦步平可没有被她的话引起缥缈的神仙幻想，但是，他却跟

这少女到她的花艇去了。花艇里有个精健的老妈妈，女孩把客人交给了妈妈，悄悄地说句什么话，又上岸揽生意去了。

“先生，你要游河还是过夜？”老妈妈向客人问。

韦步平对这方面的行情是个“初哥”，窘惑一阵，才说了两个字：“游河。”

“要几个钟头呀？”船家婆又问，看了看客人，不免有些失望。

“你给我划到河中心去，越远越好。几个钟头回头再算数。”韦步平说。

船家婆又看了看客人，觉得奇怪，有点不放心。想了想，装着笑脸说：

“先生你是外地新到的吧？我们的规矩是，讲明钟点，先付款，后开船。”

“要多少？给你两块行了吧！”韦步平掏出两块银洋抛在席子上。

船家婆捡起钱笑嘻嘻地说：“生受了！现在是九点过了两个字，回头照算。先生你不留下过夜呀？船上样样都方便哪！方才先生不是看到啦，我们就是母女俩个，靠这条船卖力气过日子……唉！”

船轻悠悠地划到了河中心，嘈杂的市声渐渐减弱，微风掠过水面，送来一阵阵清凉。从河中间回头看望城市的夜景多迷人呵！那繁星似的灯光倒影，与天空连接起来了。

韦步平躺在船头的甲板上，枕着两手，凝视天星。看他的神色那么平静，仿佛这小河的水面，风平浪静，谁知他的心潮却起着波涛。这些天来，他想得很多，也想得很苦。说起年龄，三十岁还未到，但是，他的智慧却比他的年岁早熟，思想也比同龄人沉重而庞杂，消化和澄清它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思。十年来，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他所经历的事，所接触的人，所想所做的一切，在这间歇的日子里，都回到他的眼前。过去，他也曾断断续续地作过反省。可是，一来，没有象现在这样，让他得到空闲来从容思索；二来，有些事没经过身体力行，很难断定它是荒谬还是真理，犹如走道，不是过来人，无从断定它是平坦或崎岖。如今，他见也见了，做也做了。过去的一切，说它是从生活中得到的感受也罢，从书本得到的知识也罢，从实践里得到的检验也罢，不管怎样，都得重新估价。

在他短促而漫长的过去，在他的所作所为、所反对和所崇拜当中，究竟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了？哪些是弯路，哪些是正道？哪些是幻想，哪些是现实？哪些才是真理，哪些属于荒谬……这些，他觉得都应该澄清而加以抉择！

语云："三十而立"。他想："我虽然还不到这个年纪，但是，人的一生确立应奔赴的目标，何尝一定要受年岁的限制？前一段走过来的路，回头看去，真是盲人骑瞎马，可是碰得焦头烂额的了，再不拐弯，岂不要坠入深渊？但是，拐弯，又将往何处去……"

他想着想着，脑子里浮起好多的"？"号，宛如这河面的涟漪，一圈套着一圈。

"先生，十二点了，要上岸吗？"船家婆问。

"不，给我划到河当中去！"

"咳？已经十二点了……"

"十二点怎的？"

"过了十二点就算过夜，另外……"

"另外再给钱行了吧！"

"那就生受了！"船家婆高兴起来，接着又担心地说，"不过，别家的游艇都返回头了，在这里不怕……"

"怕什么呀?"

"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慌啫?只怕你先生……"

"妈!"小姑娘喊一声。

一只住家的小篷船,轻轻划过来,伸过长长的竹篙,把花艇钩住。小姑娘敏捷地跳上甲板,用无言的失望的目光,回答妈妈无声的询问。

"去吧!"老妈妈说,朝躺在甲板上的客人努着嘴,"这位先生不上岸了,去……"

"你们别来打扰我!把钱拿去吧。"韦步平又掏出三块银洋抛在席子上。

"这人好古怪!"船家婆心想。

"先生你贵姓?大号是……"船家婆问。

"免贵,姓牛。"韦步平说完,翻了个身,把背朝着船家母女。

"是个初哥!"船家婆向小姑娘耳语。

黎明。

韦步平回到擎天酒店。茶房赶紧来替他开房门,一边给倒茶水,一边告诉他:昨晚十一点半钟有位女士来访,足足等了半个钟头,海关的大钟敲过十二点才走。

"真见鬼,该是织女找错了牛郎啦!"韦步平笑着说。

"不会错,先生可不就是姓牛吗?"

"唔?"韦步平一愣,"那,来访的是什么样的女子?不会是认错了房间的吧?"

"牛先生说的是昨晚夜来的女士吧。"另一个茶房凑上来,拿出一张字条,"喏,这是她留下的,请牛先生过目。认得吗?"

韦步平接过字条一瞧,上面是铅笔写的几个字:

明晨九时再来，望君留步！

就是这样谜语似的、没头没脑的几个字，叫人好难猜。

“她到底是谁呢？”韦步平一肚子的狐疑。反复仔细品了品字迹，还是认不出谁的笔迹。

“莫非是那些女流氓、拆白党耍的花招，想抓大头？”韦步平想到这儿，心里一缩，感到这个大都市真不简单。

本来，他想躲开这个谜样的约会，但是，好奇心又诱惑着人。他留下来，躺在床上看报。头落在枕上，眼皮就睁不开了。报纸从他的手中落下，盖住了他的脸。

不多一会儿，时钟当当敲了九下。随即，551号房间响起叩门声。睡着的人惊醒过来，朦胧中随口说道：

“请进！”

房门“伊呀”一声，门首立即出现亭亭玉立的倩影。昨夜留下字条的人来了。

来人穿的是一身素净的天蓝色的麻纱旗袍。右襟上别着一支地球牌的自来水笔，腋窝挟着文件夹，左手提着一把小巧玲珑的阳伞。人，长得秀美、匀称，从她的装束到她的体态，从她的热情而智慧的眼睛，到她稳重而坚定的嘴唇，都显得那样和谐，又那样纯洁。

她，不仅令人喜悦而倾倒，还使人肃然起敬！

韦步平坐在床上发愣，揉着眼睛，仿佛从暗房出来，乍见阳光，一霎时睁不开眼似的。“哪里来的丽人啊？该不是董永遇见七仙女吧？”他心头浮上一片疑云。极力从记忆里搜索那些消逝的面影。可哪里也找不出有这样丰采的丽人。他笨拙地居然忘了下床待客。

“还记得吧？”丽人走进房间，含笑地深深地盯着床上发愣受

窘的人。

也许是这微笑的真挚的一瞥，唤起韦步平遥远的回忆。他仿佛触到了电流，立即掀开毛巾被，跳下床来，睁大惊讶的眼睛，半信半疑地说：

“好象是似曾相识？您是……”

“我叫言真。”

“呵！您……”韦步平不禁惊呼，“您那个灯笼——哈哈，十年了，整整十年了！您该是大学毕业了吧？”

“去年离开了学校。”

“现在在哪儿服务？”

“你猜！”

“哎，猜哑谜我是个低能儿。呵，你请坐。”

两人坐下来，相互对视着。

“听说，”过了一阵沉默，韦步平才说，“贵省有一种风俗：新姑爷头一回到娘家，必须得预备好多谜底，应付新娘的十姐妹给出的谜儿；要是新郎揭不开那谜底，就得当众出洋相，是不是呀？那，可是吓人呢！”

“怕什么呀，你又不是个新郎？”言真说着话，给对方投以火一般热烈的目光。

不知怎的，韦步平的脸红了起来。

言真瞥了韦步平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问：“失望了吧？广告没见登出来是不是？”

韦步平瞠目无言，无限困惑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愤愤地说：

“报馆不讲信用，我正要找它算账去呢。”

“不关报馆的事。”言真说，“有一个人把它撤下来了。我这就把广告费退还给你！”

“呵？不，钱我不要。是谁把它撤下来的呢？他得把人给

我！你知道，这些天，我一个人好苦呵！找不到说话的人。”

“别焦急，你先说说，你跟那位你要找的人是什么关系？”言真严肃起来，直瞅着对方。

韦步平不觉一怔，仔细端量着她。心想：“事情好蹊跷：她怎么管到这些事？会不会是个什么特殊角色……”他脑子里立时闪现出在桂林遇见海银华那一幕戏剧，不觉收敛了笑容，警惕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不便奉告。”

“那，好吧，公事公办。我是个记者，应该有采访的权利吧？”言真从文件夹里拿出张名片交给韦步平。

韦步平接过名片，脸上浮现出笑容：“这个谜好难猜呀！”他呼了口气。

言真默默地盯对方一眼，好象要品一品这句话的潜台词。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